

平妖記



版出店書北東

前記

過去在都市裡也曾聽過大鼓和說書，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，有的覺得太文雅，有的覺得太俗，因為那時我只是一個學生，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，因此那會擁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藝術形式，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，在抗戰的初期幾年內，更沒有接觸的機會，簡直就忘記了。

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裡多混了一些時，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。一個說書人（大半是瞎子），背着一個琵琶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他們彈着，用一副『耍板』和着，他們向鄉村的人民，唱着古代英雄，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歡離合，唱着勢利者的因果報應，但更多的是唱着在地主剝削下，農民的生活和痛苦。他們依靠着弦子來譴頌善良的農民，諷刺着官府才子，沒有噱頭，沒有花樣，用極諧和的弦調配着那樣素而精緻的詩句，一任那說書人自由的高調或低訴。當我坐在說書人韓起祥旁邊聽他唱劉志丹時，我的確對起了荷馬的感覺。因為我太愛這種形式，所以不覺有了寫『平妖記』的勇氣。以我的文學修養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，的確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，但為求得我的進步，我願意把他拿出來，作為我求教的工具，因此便又付排印。

在此付排的時候，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明同志。爲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，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取財山一帶，訪問事件中的人物，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講着陝北農村。

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，也有很高的愛好，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「王三姐拜壽」，他幫助楊瞎子編「鄧哥山五戰士」，因爲他的音樂的修養，使我寫「平妖記」的勇氣增加。他爲「平妖記」配韻，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，我是深爲感謝的。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，還勸我向街頭去歌唱，我將深銘胸懷，願我們彼此鼓勵吧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

白：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

豐衣食足享太平，

提倡文化要努力，

破除迷信講文明。

（唱）說罷四句絃弦響，我爲諸位說書文。

話說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，三年二頭跌年成，吃了早飯沒晚飯，貧兒賣女人吃人，官府衙門捐稅重，百姓有冤沒處申。二十年上半年起，百姓不久翻了身，蘇聯軍隊趕走，土

匪壞官一掃清。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，老百姓成了當家人。毛主席，高司令好領導，邊區政府操心動，幾年來邊區大發展，上上下下一條心。講收成幾年多收七十萬担糧，論負擔，一年倒比一年輕。從前吳滿有逃荒到延安，如今他是勞動狀元人人敬，這樣的狀元多得很，蟠龍區上還有申長林。講穿的羊毛羊皮到處有，論織布，大小工廠一百掛零。從前老婆孩子穿不上褲，如今新總新軍新圍裙。舊社會隊伍欺百姓，新社會，八路軍是咱一家人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，不欺民，不擾民，這樣的隊伍那裡尋？再說那政府委員入民選，區鄉幹部是忠厚人，操心受苦辦公事，一心一意爲百姓。衆百姓全都組織起，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。你再到新市場裡走一轉，那紅火熱鬧賽西京，天天趕集人千萬，平房之外有樓亭，櫃台上舖的大紅毯，戲台上鑼鼓絲弦真好聽，人來人往鬧騰騰，買的賣的忙十分。按下這般繁華都不表，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。

白：諸位老鄉親，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百般興盛四季平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？書中說的明白，諸位靜坐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（唱）橫山有個楊萬昌，卅歲南路來逃荒。安塞抗活廿年，蘇蘭革命分田地幾十壩，三面十二畝有牛羊，一家大小樂安康。如今他是一老漢，家居山嶺梁上新密灣。這新密灣就在山梁上，四面三面沒村莊，拐彎小路人少見，白天也能見豺狼，山連山來嶺疊嶺，披披凹凹跌牛羊，天有浮雲少飛鳥，地下豺鷄怕黃狼，白日還有太陽照，黑夜不見燈火光，夜深人靜聽狗咬，半夜驚醒心

惶惶，狀水要走兩里地，燒柴沒樹穀草穰，這地爲何太荒涼？革命以前遭災殃，壞官土匪勾結起，逼得百姓都逃光。革命以後政權換，楊萬昌一年四季生產忙，左右上下共住四戶人，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。如今老楊種地七十垧，合作社裏又掘股金放，兒媳婦製木又紡線，大小九口有餘糧。今春二月黃風起，他七歲的孫女病一場，燒一連來冷一陣，翻着眼珠望爹娘，老楊愁得心發慌，聚財山上請了巫神叫程項。那程項倒也像個莊稼漢。十幾歲就把神來裝，外面常披一件爛棉襖，肚子裡藏了副蛇心腸。他原住那陝西榆林地，吃喝嫖賭把好人欺，前兩年榆林遭荒旱，討吃到邊遠謀生計，聚財山衆人幫他忙，够吃够穿把老婆討，他恩將仇報心不良，要錢他狠心打主意。老楊一請他心歡喜：『我程項果然有財氣，老楊可算真富有，掙錢不怕費心機。』他從容來到楊家門，畫符念咒就扎針，七歲孩童頂不住，大叫一聲命歸陰。老楊一家嘔陶哭，程項巫神心裡驚，治死人命怎麼辦？變眉一細計上心，他兩腿一伸地下綸，假裝過陰追亡魂。片時醒轉開言道：『我到陰間去求情，閻王爺爺不答應，只爲你娃娃得罪了觀世音。』說罷這話他爬起，抓著那隻謝神的大公雞，七千元，鋪身布，蓋臉布都不算，臨走又背上緋黃米兩斗半。

白：常言說，馬要越善被人騎，人沒文化被人欺，這楊萬昌的孫女兒，明明是程項扎針治死，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讀書識字之人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了。

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急一愁火攻心，兩天一過也病倒，又請草溝傳貴安莊神。程項知道

了咬牙恨，『不請我來請旁人，這錢除了我來賺，誰來安也安不成。』煞黑裡他把魯四尋，這魯四也在聚財山上住，他是個年輕老實人，說不起老婆要光棍。兩人溜到磨道上，程項悄悄兒說得明：『世上錢財多得狠，有胆子的人就拿得成，如今還是光身漢，要討老婆跟着我來行，我自無法千萬種，又有黑虎靈官來護身，新竈灣老楊信鬼神，賺他錢財只要把心狠。』魯四一聽沒言語，程項連聲催得緊：『好事諸事都由人幹，你爲什麼不答應，白天不敢夜里幹，鬧出事來我來頂。』魯四長得擡鼻子小眼睛，他歪頭一想說能行。兩人當時完計劃，從此新竈灣百姓不安寧，天天鬧妖精。

三月十五月兒明，萬山寂靜一片銀；半夜烏雲滿天起，風吹草動陰森森。這夜老楊睡得濃，拍拍連聲被驚醒，圈裡羊群瞎叫的叫。狗兒汪汪咬幾聲。他披衣提棒開竈門，遠照近看不見人，白狗站定朝對望，羊圈門兒關得緊，老楊一看沒事情，轉回竈來關定門，他才爬到炕頭上，又聽得拍拍拍響連聲。這聲音是土塊打竈門，一陣鬆來一陣緊，一家大小都驚醒，狗咬聲音變了樣，只是直響直哼哼。老楊不敢把燈點，張着耳朵仔細聽，又像有什麼來走近，窗上破紙響連聲，翻來轉去不敢睡，暗地算盤心不定：『莫不是山神來到狼山亭？莫不是灶君面前少明燈？莫不是丁公圈神來顯聖？莫不是適才遇上了五道神？莫不是家有煞神鬧妖精？莫不是無常鬼來抓人？』越思越想越害怕，渾身冷汗戰兢兢；猛的叫驢一聲叫，跑來跑去脫韁繩，驢馬一齊出了圈，母牛

它氣喘喘的哼。夜深睡黑北風吼，就像那鬼哭神號嚇死人！老楊腿軟跪在地，許下願心求神靈，一家大小睡不着，心驚胆怕挨到天明。

白：衆位鄉親，你道鬼從何來

（唱）一不是什麼山神並皂君，二沒有陰丁公五道神，那裏來的煞神無常鬼，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。人間本來沒有鬼，心裡有鬼鬼欺人，楊萬昌一生沒歪事，迷信腦袋把他坑。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，佛爺廟裏來藏身，撿起廟裏的碎瓦片，遠遠撿來用的是撩鞭繩。

白：諸位，這撩鞭繩原來是鄉下娃娃放羊用的，一根繩子，當中結一個扣，扣住土塊，然後一雙手拽住繩的兩頭，用力甩出去，土塊能撩很遠。

再說他們用的是撩鞭繩，撩得遠來撩得準，先打羊圈後打門，打得狗跑人鑲定，他們又摸出來放牲靈。新營灣聚財山相隔二里路，他放牲牲靈轉回程，聚財山也把土塊撩一陣，鷓鴣叫天明，才回窩睡安身。

聚財山共有四戶，四戶不到十口人，程項魯四個鬼，還有老潘張占清，占清家是六十歲的老雨口，老潘夫婦很年輕，程項老婆十七歲，魯四還有一個老娘親。天一明老潘占清起得早，小心慢，開窖門，只見烏雲蓋頂北風緊，滿天黃沙渾沉沉，都說夜裡土塊打窖門，言來語去分不清，那時程項還在坑上睡，『嚇……』的一聲來了靈官神，老潘占清忙去看，神神說話聽得明。

：「前莊新營鑄出了妖精怪，放走了楊萬昌的大性靈，我馬重程項本事大，三十萬元安莊神」。老潘有付不相信，叫看牛孩子到莊走一程，看牛孩子到新營灣一看，家家戶戶亂拜神，男女老少都問通，程項大神說的果然真。看牛孩子回來把話講，嚇得衆人忙燒紙插香磕頭敬神靈，有心要請程項安莊子，盤算難湊三十萬銀，又怕政府有命令，不准巫鬼再騙人。

白：豬位，這新營灣聚財山本來平安無事，只因衆人在舊社會裡，受有錢人壓迫，沒有文化，腦筋迷信，才被程項欺服定，那程項裝鬼騙錢，衆人居然相信，賊胆就更大了。

天一黑，程項又潘家坐來張家行，囑咐鄉親多小心：「咱們只能警裏坐，誰要出門呀，鬼打土塊要人命」。衆人一聽怕得很，天一黑便把門兒關得緊，無事早早炕上睡，不做針線不點燈，被子從頭蓋得緊，只求今夜睡安穩。這牛夜程項翻身起，驚動了炕上枕邊的人，程項一手把老婆來指定，說：「聞言閒語你不准告旁人，若有一絲風吹並草動，你看我程項可容情！」他說罷這話往外走，那管老婆哭傷心。半夜魯四悄悄出門去，欺著他老婆耳聾眼不明。他兩人從新來裝鬼，不得錢來不甘心。

接連兩兒十幾夜，苦得百姓丟莊農。區政府知道消息，區委書記出主意：「這地不會有妖精怪，只因那一帶是荒涼地；三家村裡照顧少，大梁大山行人稀，向北大路通白地（註），常有謠言無風起。新營灣屬安塞管，聚財山却歸昭延安靖龍區。幾戶人家都不差，只有那程項巫神嫌疑大，

註：陝甘寧邊區老百姓叫邊區以外的地方爲白區，白地。

他本是榆林來的莊稼漢，歷史不明要考查，今年政府把巫神禁，沒收了他的「三山刀」把。莫非此人起壞心，與風作浪起妖精？」急忙派去蘇營長，調他來區上好盤問。這自衛軍營長是個二虎漢，爲公做事直心腸。他一氣趕到聚財山，尋到吊項將繩綁。急得巫神變腳跳，他問：「我犯下法令那一條？」魯四也在幕前罵，他道：「你抓鬼爲啥把人抓？」蘇營長聽說心發火，這魯四也不是好傢伙，走上前去把他捆，一根麻繩拴兩個，押了兩人下山坡。這時早驚動莊上衆男女，噙噙瞪瞪問根源，程項老婆叫命苦，魯四的老娘哭連天，張占清跑步趕上蘇營長，老潘上前把話言：「魯四一走不要緊，掙下老娘受熬煎，魯四是個年青漢，沒犯錯誤不能捨。」說時程項老婆魯四老娘都趕上，又哭又說求人憐。蘇營長一聽話當真，老人家哭哭啼啼太傷心，伸手攔把魯四放，『都……』的一聲程項菩薩來顯靈。

程項渾身直抖擻，舞手跳腳瞪眼睛，他喊道：「誰抓我的馬童誰抓我的馬童，我神神不答應！」嚇得衆人四處走，你營長闖禍目担承。二虎漢一見心惱怒，你大神敢把我來兇？」腰上解下牛皮帶，劈頭劈腦打神靈，程項忍痛不住求饒命，神靈原來就不靈，程項沒法只好跟着走。年輕老婆在後邊跟，走得不到兩里地，程項跌倒地塵埃，蘇營長又待解皮帶，低頭一看他口吐白沫命歸陰，無聲無氣雙目閉，涼手涼腳冷冰冰。這一下蘇營長可發了慌，『我這人做事太荒唐，只道

把他大神打，誰料他斷氣在路旁，只怪我舉手力太重，只怪他身虛體不强，眼看一命難救活，那老婆又一抽一搭哭。程項，有心把他抬去區政府，無奈荒川野地無人幫，若待不管將他放，區上批評難承當。」思來想去無主意；對着死人把話講：『神咧，鬼咧，我全不管，你能活轉你回鄉。』說罷這話，側身轉，垂頭喪氣下山崗。

白：諸位，可惜呀！這回蘇營長要是把程項捉定，帶到區上，盤根究底，魯四一人孤掌難鳴，也就少了許多怪事，替地方除一禍害。可惜蘇營長人雖直爽熱心，究竟也拿不定主意。結果不只放了魯四，連程項也沒帶走，只剩下他自己一人，灰溜溜的回到區政府去了。

（唱）再說程項裝死躺地下，原是怕得沒辦法，誰知騙過蘇營長他暗地高興笑傻瓜。聽他走得下了山，一咕碌爬起把身翻，丟下老婆往家走，滿嘴胡言把話編：這是蘇營長向他大神投了降，又道是靈官菩薩法力強。政府管人難管鬼，陰陽分得明。他歇空同魯四把話拉，挖空心思定計劃，一不做來二不休，要錢只顧害大家，政府若還把我管，我神鬼全來收拾他。

白：從此以後，鬼就鬧得更大了！

一一

程項一天在炕上抽旱烟，程項老婆在灶頭和蕎麵，眼看着丈夫心思重，手揉蕎麵手越沈，這時陽光靜靜照地上，裡外左近沒旁人，程項老婆忍不住，就說咧：『別人都生產不得閒，偏你半

夜陪胡串，如今政府管得緊，二流子生活不如前，若有三長併兩短，揀我一個好可憐。」程項一聽，翻了臉，咬牙切齒氣沖天：「官憑印來虎憑山，老婆憑着男子漢，嫁雞隨雞犬隨犬，你敢到政府去申冤？」他老婆說：「人家是好意把你勸，又沒說政府去申冤。咱三人鍋裏煮的一樣飯，你吃剩來咱吃乾。」

白：程項猛地跳下炕來，用旱煙管敲着老婆的頭；連聲罵道：「你騷情呢！你騷情呢！你個爛脾貨還騷情！」

「我沒出銀子將你買，你沒坐花轎沒人抬，只爲你老娘生病重，求神許愿把神挨！多虧我程項將你救，才把你送來做報酬。你只配灶頭燒茶飯，你敢管你的男子漢！若再咕咕多說話，你要活命難上難。」嚇得十七歲的老婆直哆嗦，淚珠兒直往蕎麥麵裡落，低頭沒話手揉麵，忍氣吞聲把飯做。

白：黑夜裡程項又吩咐老婆，今夜要做好一隻女人鞋底。

端端正正二寸長，又瘦又俏又要尖。程項老婆很奇怪，「這般鞋底兒咱不能穿，年紀大咧又不要玩。」程項板臉又瞪眼，「不穿不要你少管閒，今夜做好莫給旁人見。」說完話，又起身外面串。程項外面去裝鬼，老婆裏面做針線，一針又一針，一線壓一線，思來想去苦難言。十七歲的姑娘眉眼俏，風吃花落水上飄，手脚靈活身段巧，黃髮蓬蓬像亂草。枉自生長在人間，長年累月

受熬煎；自小就逢鬧災荒，跟着老爹走他鄉，誰知道這裏那裏一個樣，到處窮人少米糧，父親病死沒人靠，跟着老娘把飯討，對着東家叫嫂嫂，到了西家叫姥姥，東家說你來早了飯沒熟，西家說你來得太遲飯完了，母女二人無法過，縫窮補爛半個飽；披星戴月淋風雪，來到邊區有窩巢，安樂廟兒湊安置好，有饒有炕有鍋灶，合作社領了紡車紡棉綫，母女生活有依靠，只望勤儉來起家，誰知老娘又病倒，只怨命苦該倒霉，冤家治病太湊巧，如今萬事沒話說，不知以前母女有團照。她一針一線捺鞋底，針針刺痛在心間，添燈油又換燈捻，青油下滴淚漣漣。一夜熬煎不敢睡，天明鞋底捺得尖，要知程項拿這鞋底做何用，書裡慢慢說一遍。

那一天楊萬昌過葬地裡途，碰巧遇見了程巫神，老楊說：『咱是老實受苦人，一年四季生產勤，從不知什麼妖精怪，鬧得人日夜都操心，你既頂了靈官神，救苦救難救鄉親。』程項說：『非是我顧衆鄉親，我一樣是被鬼欺服的人，只因靈官面前少香火，定要佈施卅萬銀。』老楊說：『一時難得這多金。』程項說：『你牛羊騾馬一大群。』老楊說：『吃穿生產靠他們。』程項說：『你合作社裡有股金。』老楊推托說：『不到時間不讓領。』程項說：『你上蟠龍鎮上走一程。』老楊說：『我沒滾滾米賣不成，何必老遠跑路程，今冬打場收糧食，東併西湊敬神靈。』程項再不多言傳，冷笑連聲說：『隨便，你要咋辦都能行，我有要事不得閑，你回家路上多小心，路旁你祇仔細看腳踪。』老楊一聽心迷糊，什麼路旁上看腳踪，回頭三步併兩步，路旁果然有了個

小脚踪，看來約摸兩寸長，塵土上面印分明。賈家也來說：『碾盤上有小脚踪。』李家也來說：『養堆上有小脚踪』，有的說：『土台上也有咧』，有的說：『岩窖下也有咧』衆人想：『賄莊上婆姨脚都比這大，土台岩窖又不走人，一定是來了女妖精！』

這時間，新密灣聚財山到處出脚踪，遠遠近近亂紛紛，遍山風雨謠言起，就像那蜜蜂分窩鬧哄哄。這里說：『今年受苦是自忙，秋收場上去打糧，半空有妖精來接定，剩下來的塵土和谷糠。』那里說，『山窮梁出了大雞精，如今翅膀長成，他天天來尋家雞吃，翅膀長成就吃人。』這裏又說，『半夜鬼火燒了藤桿，人若出門死鬼跟，初一十五不得過，群鬼造反挖人心。』那裏也傳，『新密灣岩窖上住妖精，妖精鬼怪十二名，出墓鬼，血腥鬼，屈死鬼，打籠鬼，吊死鬼，拘死鬼，猿猴精，狐仙……帶頭的是個紅鞋女妖精。』你要問他這些話從那裏來？都回說：『人人這樣道得真』。這謠言就像滾流星，到處傳來到處聽，可憐衆人少知識，程項魯四的鬼話信當真，日夜害怕受虛驚。

一天聚財山來了一個穿長袍，剪平頭的中年人，他鬼鬼祟祟臉陌生，他是程項的親表兄，榆林地裡當聯保主任，兩人見面心歡喜，又說又笑親十分。果然不出一天，魯四對老娘說咧，『如今鬼鬧到聯保的門，娘怎不說出還娘心？』娘說，『瞧尋不上說書的人』，魯四說『程項表兄常玉春，他原是個頂好的說書人。』老娘忙叫魯四去請，請來那個常玉春。諸位，這叫做，本來無

事偏惹事，開門引狼進壞人，世上本來沒有鬼，何用說出還惡心。

再說魯四到各家門前叫，『你等到咱簪裡聽書又！』後晌咧，合村衆人都來到，擺設香案敬神靈，簪裡放一張小方桌，桌上酒盞對明燈，正中一個大香斗，黃表前面香幾根。老婆孩子炕上坐，男人老漢地下跪，說書先生神案旁邊坐，程項魯四張羅勤，那書匠腿上綁個叉叉板，左手拿定二絃琴，騰出右手把醒木拍，三叉板響說書文，人多簪小靜悄悄，單聽琴聲響叮叮。他欺負衆人見識少，胡言亂語攪人心，先說安神詞一首，參起滿堂衆諸神：

什麼『金斗龍台但神靈，早受香煙晚受燈，受了香煙又受燈，吉慶無事享太平。』聖主安在靈霄殿，玉母娘娘斗牛宮，關聖帝君蓮花帳，關平周倉站兩旁，牛王安在米糧山，馬王安在帥府庭，安龍諸神供亡魂，安了莊神安廟神，家宅諸神全安定，我在從頭說古今，說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經，九灣十八洞降妖精……』衆人聽到妖精就害怕，怎奈說書爲了還惡心。

說書說到半當中，魯四老娘有事情，出簪走得幾步路，一眼瞧見山坡平排三個人，三人只都兩尺高，頭戴禮帽而孔分不清，嚇得老人急忙往回走，身戰腿軟跪在地埃塵。她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』忙叩頭來忙念經，忙說自己是忌口人，忙說自己是好百姓，山坡那上三個却沒聲音。

白：她說：『聽書咧，你老人家請下來聽吧！』這時那三個鬼說話了，是女人腔：『不下來，不下來，狗咬咧！』

嚇死了魯四老娘，說爬在地上戰兢兢，牙齒咬着牙齒，抖抖索索的說下文。

白：『不怕，……不怕，我……給你……老人家……打狗咧』聽到三個鬼答應，『不咧 不咧，賠走咧！』說罷還話一陣風！

老人家定神看上邊，亂草團團鬼不見，風在山坡上吹虫兒的聲音叫得尖。她氣喘吁吁心不定，油燈底下臉發青，爬炕上剛坐定，又來怪事嚇死人。

說書正說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安排吃唐僧，猛聽醒木拍一聲，三叉板不響，三絃琴沒聲音，那書匠撲身跪地說高聲，『過路鬼靈來聽書，快快叩頭保安寧。』你催我來我催你，剎時間炕上地下跪滿了人，老婆孩子直發抖。雞皮疙瘩起全身。忽然一陣香氣過，香煙嫋嫋往上升，跪在屋角裡的巫神說：『看，那不就是紅鞋女妖精！』衆人擡頭向上看，黃表後面隱隱約約有個人，看來是個女人樣，端坐不動聽書經。衆人那敢多看，磕頭許願求太平。程項又吩咐莫做聲，女妖說話有聲音，衆人悄悄不敢動，聽不見女妖說陰情，程項說：『我聽到呢，她說她走咧，香斗裡留下錢兩千，賜給書匠常玉春，常玉春信神有報應，走遍村落去傳名。』果然香斗裡翻出錢兩千，鈔票四張嶄嶄新，啊呀，再叩頭吧，重燒香表送神返天庭。

白：諸位，說來話長：

那魯四老娘何曾見鬼精，只因她從小就迷信，吃齋唸佛信鬼神，滿腦子裝的是因果報應，就

不鬧鬼也心驚，何況程項魯四事嚇人。她老人家年大眼花耳又聾，天黑出窰敲鼓，風吹草動，嚇得，心跳腦昏疑心生。諸位想，她眼花如何能見鬼帶帽？耳聾怎能聽到鬼聲音？

白：這都是她老人家自小迷信，心裡有鬼；程項·常玉春等又一心裝鬼害人，使她上了年紀的人，神經容易昏亂，胡思亂想的。

再說那聯保主任常玉春，他到邊區就不幹好事情，聽說程項在鬧鬼，他就「好，好」一連說幾聲。他送給程項老婆一面菱花鏡，再送給巫神一個麝香瓶。菱花鏡後貼美人，麝香瓶裏裝的麝香精。剪下美人在黃表背面來貼定，麝香精就藏在斗中心。黃表前面香燭亮，透光看去就顯顯糊糊顯人形，麝香一瀉滿室香，妖怪顯神下凡塵，香斗裏留下五千元，是魯四暗中來塞進。可憐聚財山衆鄉親，枉叩頭來枉費銀，只因沒文化，解不開也辨不清，老老實實信當真。這一夜大家更睡不穩，耳聽是虛，眼見是實情，香煙下顯神，山坡上聽書文。

張占浦天明忙起身，跑到區上訴苦情：「舊社會有土匪不得安，如今又鬧鬼不太平。」他如此這般從頭講，區上的幹部祇細聽。『大家無心來生產，地沒下種草青青，眼看今年收成沒希望，糟踏百姓何日停？』一邊說來一邊哭，滿臉掛上了眼淚痕。

李區長還沒把言講，惱怒了身旁的張華仁，「什麼妖魔和鬼怪，還不是那夥壞心人，前幾年那地方曾出過無頭案，搶劫邊區把人坑，如今花樣又翻新，什麼女怪顯聖聽書文，若不查個水落

和石出，莊稼人受害難安身。」張華仁出身也是莊稼漢，革命開頭就從軍，在家種地是好漢，十年來工作在農村，千辛萬苦無二念，一心奔忙爲百姓，現任區上保安助理員。責任在身不安心，不等區長下命令，自討差事走一程。李區長知道他可靠，一向爲人很謹慎，叫他邀上孫鄉長，連聲囑咐要小心：「不能再像蘇營長，抓人放人舉動輕，主要任務是看究竟，看好究竟報分明」。張華仁一口滿答應，吃了些撈飯就動身。半路上邀了孫鄉長，兩人商量快快行。

那聚財山離區上不過三十里路，片時就到了山脚跟，山溝小路走得急，一脚高來一脚低，路旁地裡生青草，無人無影鳥鵲稀，上得山來日影斜，客前坪上有鷄啼。聽到區上來了人，來到窖口來歡迎，還是咱們的政府好，來爲人民除禍根。這個引到牆裡看，那個又引去那裏尋，打破了的碗靈門前掠，留下的腳踪印得深，又訴說魯四老娘還惡心，女妖顯神聽書文。這家說我家正壓好給路麵，那個說今晚就在咱家住。張華仁那裏都不去，要在魯四窖前來安身，左手照見通新窖灣的路，右手下去就是史家村，山坡上有人也看得見，鬼見現形面對面。

魯四程項心裏驚，暗地商量騙過張華仁，魯四就說咧。「咱家人兩口，都是規矩人。老娘信神又拜佛。我種莊稼生產勤，如今鬧鬼不得停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程項頂有黑虎靈官，不敢安莊子，怕的是公家人，只爲政府返迷信，越鬧越兇鬼敲門。」張華仁勸他莫怕鬼，怕是藏得有壞人。魯四急說：「人沒這樣兇，是人早就該捉定。」一邊說來一邊門口坐，三人門口吃餚餚「拍」

的一聲猛然響，半空劈來一塊土塊，打着孫鄉長的脚，打着魯四的煮飯鍋，魯四忙往裏躲，老娘急忙跪下，唸彌陀。孫鄉長呆立一旁不敢出氣，張華仁沉着氣四面張羅，上山路上没人影，下坡路上沒鬼魂。

白：諸位，原來程項離魯四審不遠，却是要轉一個灣。轉灣處有一個陡岩，人藏岩後，撩東西過來，能打個正着，却還看不見人。

張華仁無心吃餚餚，攤張席子地下坐，魯四母子勸他不敢外面睡，夜深半深有鬼拖，張華仁不肯鬆裏睡，今夜等鬼在外面坐，他帶上鐵鎗和鋤頭，瞪着眼睛看災禍，北斗七星當頭照，牛郎織女隔天河，四戶人家都睡靜，遠遠近近沒聲音，鄉長只把張華仁望，張華仁不睡守衛緊，斗轉河橫半夜過，滿天星星亮晶晶。忽聽審門吱啞響，濃濃糊糊出來一個穿白褂的人，他二人聚精會神用眼看，是人是鬼看究竟，原來是魯四夜半來尿尿，走到牛圈把步停，尿畢依然回身轉，規規矩矩回審關定門。

二人望到天放亮，鷄叫三次沒動靜，『没人沒鬼一夜過，老百姓膽小膽操心，』正要舉步回區政府，山坡上出了怪事情。昨夜睡時乾乾淨淨一片地，如今地上有東西，魯四大驚小怪的叫『啊呀！咋來一隻死山鷄！』張華仁檢起來一看，果然是隻死山鷄。沒有傷痕沒牙印，不會是貓狗銜來地下扔，一夜又沒見人影，魯四尿尿只走到牛圈門，再到山坡簷頂上，呀！小鷄蹤跡印分明。

！衆人都圍上細細看，張華仁，看你怎樣解釋清！

魯四老娘着了急，一把拉住張華仁的衣，『過山不敢欺山，遇河不敢欺河，後生家做事莫大意。』張華仁一時沒主意，沒有鬼神又說不出理，要說有鬼又不服氣，心裡盤算怨自己，腦筋不開少學習。那孫鄉長也說，『看來這事好稀奇，咱們回區上想主意。』張華仁只得勉強說，『各人小心多在意，不是人來不是鬼，一定有個陰東西，咱回去大家商量再處理。』

諸位，這鬼就出在魯四尿尿，那死山鷄是程項預先藏在牛圈底下，魯四尿尿偷偷用脚把它踢下去的，程項用的調虎離山之計，張華仁只注意魯四時，程項就閃到山坡上去印下腳跡，只怪張華仁有些粗心大意，腦筋思想不開通，不能好好研究，沒有看見，又被程項騙過去了。

頭一回，蘇營長抓鬼沒成功，這一回，張華仁捉鬼又白操心。他和孫鄉長回區政府，聚財山的人就更焦心就像那初下的羊羔不見娘，吃奶的孩子沒有娘。

三

兩次抓鬼都不成，妖精鬼怪更橫行，頂苦是老潘人一個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，看牛伙計忽然得了病，程項道是女妖精攝了他的魂，若要治病救人命，求神殺羊來替魂，老潘夫婦沒奈何，磨刀殺羊敬神靈。程項得了一隻羊，早吃肉來晚喝湯，羊血留在罐子裡，有朝一日害人，滲些顏

料和大糞，要往人家門上，窗上淋。

五月裏來好太陽，滿山的麥子金黃黃，金黃黃麥子香又香，五月初五過端陽。旁的村莊都過節，新營灣聚財山不一樣，初五一早緊門閉，一股腥氣撲鼻來，鮮血淋淋滿門窗，程項說，『呀！血腥鬼來到咱們莊！』諸位，這五月端陽麼，旁莊家家門上滴雄黃酒，這莊門上拿血腥，往年初五鍋裏熬的軟米糕，今年過節灶台上冷清清，旁村的孩子都門前耍，這村孩子人人在家裡，雞在院子裡直打盹，狗也夾住尾巴沒精神，旁村人家都飲酒說笑，這莊就像沒有人。可恨這都是巫神程項害人精，可嘆衆人都缺少文化偏迷信。

再說老潘爲着看牛伙計病，躲避女妖走延安，三壩青麥賤價賣，灑淚離別了聚財山。老潘全家一搬走，占清老兩口更不安，五月天還把被子蒙頭蓋，滿營蒼蠅遍身汗，半夜一聽響外響，老兩口緊緊抱住往被裡鑽，任聽敲門打窓灑血水，任牠土塊飛來打碎碗，只求鬼不進營抓人走，挨過一夜保平安。挨過一宵又一宵，老兩口嚇得心胆寒，商量要去親戚家住，留下土醫與破碗，等到風平浪靜後，再回荒山重生產，商量定來收拾妥，賣馬山去把鬼嫁。

五月天氣太陽高，老兩口翻山梁來走山崙，占清老婆吃小了腳的虧，腰痛，腿痛，腳痛實在受不了。她順着拐棍往地下坐，汗水淚水一齊流，她站不起也走不動，寸步難行如何是好？老潘急得沒辦法，彎腰背起老婆跑，行一陣來歇一陣，上坡下坡難走到。太陽偏西落山崗，張占清背

着老婆趕路忙，千山万水寶馬山到，他急急忙忙，歡歡喜喜，放下老婆去把親戚找。那親戚見稀客臨門招待得好，張占清向他借空窖，那親戚同說：『你們來得不趕巧，我正拉了扎工隊鋤草，擠得人滿前空窖。』占清夫婦一聽心裡涼，就像那滿盆冷水迎頭澆，那親戚見他們垂頭沒話講，留他一夜從長再商量。第二天借得驢一頭，駝上老婆直走廟兒溝。

這廟兒溝莊前一排樹葉青，花紅柳綠好遮陰，莊裡劉家正娶親，男女賀客一滿門。占清一個往前走，劉家門前來站定，見窖門口貼了一付喜對，下聯是『喜今日洞房花燭。』下聯是『期他年桂子蘭孫。』吹鼓手擠在牆角鼓足了腮氣吹的是『滿堂紅』。這裡空窖倒不少，只老劉不敢把占清留。老劉想：『風調雨順有方向，時來運去要講究。』他便對占清說：『非是咱不留你們，怎奈這莊也怕女妖精，你是聚財山上的人，定有黑鬼來相跟，咱們莊上本安寧，留你鬧事禍不輕，你還是走到遠處去，免得我莊惹禍根，今天我家正辦喜事，香花喜酒滿門慶，不能留你飲三杯，老親切莫怪我没人情。』占清一聽這滿面，說不出的酸甜苦辣鹹，拖着脚步往莊外走，愁眉苦臉站路邊。老婆一看這情形，低頭流淚沒話言，占清仰頭望天嘆，『唉！』却見鳳鵲歸巢歇樹尖，『這鳥鵲都還有個窩，我占清讓鬼等的失家園！』

他東奔西走有兩天，不敢返回聚財山，咬緊牙根再把路趕，安樂白家坪去走一番，白家坪是丈人家，總不能推他出門當做外人看。行過一程又一程，人驢疲乏不稍停，早起又沒帶乾糧，吐

子餓的頭發昏，夏天氣候變化多，老兩口半路又受折騰。拐過山溝涼風起，滿天烏雲雨紛紛，老婆坐在牲口上，搖搖擺擺雨淋身。那雨，先還只一點兩點三點四點，慢慢就把大雨落傾盆。雨急風傾沒法走，老兩口縮在岩石底下緊藏身，混身溼透水淋淋，老太婆哭天怨地喊娘親，張占清也凍得混身抖，肚子飢，身上寒，飢寒都爲那鬼害人。

好一會，風停雨勢小，把衣服上的水稍擰了一下，又騎上毛驢趕路程。一路污泥實難走，稍不當心跌路旁，走一步來跌一交，路遠人稀怕虎狼。說不盡的千辛萬苦，天黑到了白家坪莊，丈母家哭一場。

於灣客楊萬昌也怕鬼沒辦法，打發媳婦回娘家，各人帶着自己的孩子，留下老漢來看家。新窩灣，聚財山那個不害怕，就像熱鍋螞蟻到處爬，山上山下忙奔走，另找他鄉重安家。那程項也肯上行李要搬走，假裝怕鬼住不下。旁莊家家戶戶割麥忙，這裡衆人走他鄉。山高日落偏西照，新窩灣山梁上靜悄悄，月兒灣灣影兒長，聚財山上好淒涼。

四

且不說於山情形多淒涼，再表那張華仁一早下山崗，兩人走到榆樹窮，迎頭大雨落一場，兩人躲雨鄉政府坐，張華仁心裡沒着落。他想「區長面前我逞強，自討命令走一趟，如今無頭又無尾，是人是鬼我怎講？」不由又把情況從頭想，仔仔細細自商量：「一夜我瞪着眼睛沒有睡，爲

何第二天早上變了樣，沒見人來，沒見鬼，到底是啥東西辦不著。只恨自己本事小，不能除害安村莊。」事沒辦成正發愁，孫鄉長打來幾兩好燒酒。張華仁猛喝幾口，備酒解悶分外愁。

清風細雨下幾天，張華仁心急不願行路險，獨自辭別了孫鄉長，冒雨回區是一遍。回到區上，區長區委書記都不見，原來他們也冒雨去鄉間，檢查扎工變工隊，加緊鋤草不空閑。

過兩天，夜黑區長才回家，不急不忙問端詳。區長錢桂高個兒雖小本領大，會說會笑口才強，十來歲就離開松林城，五湖四海都走遍，見得多來聽得廣，工農商學都內行，從小唸書兩年多，喜歡看的是說書學唱本兒，什麼梁山泊英雄大結義，什麼後花園裡小姐定終身，滿腦子神奇鬼怪故事多，一開口，嬉笑怒罵由他說，有他常嫌嘴刻薄，沒有他，一堆裏說話太冷落。自從三四年參加革命，規規矩矩人人敬，工作做了多少年，去年到了蠡龍區，來的時間雖然短，他與百姓好得歡。

，他一見華仁氣色不好，就料到了沒辦成徒空跑，正待細細來盤問，縣上的米如禮正趕到。他帶有縣長介紹信，傳來龍辦案情，辦的是聚財山上鬧妖精，好歹把事情調查清。米如禮是縣上保安科科員，同錢區長都是老熟人。他年紀不大說話少，粗眉大眼五官正，不抽烟來不喝酒，老九的兄弟老實人，他爲人民服務埋頭幹，一點一滴要弄清，聚財山鬧鬼派他來，就爲他正正派派心沉靜。錢區長一思米如禮，心想這回抓鬼有保證，邀他同坐炕頭上，一項一項問那張華仁。

張華仁從頭說一遍，「三月十五鬼出現，撩土撩磚放牲靈，鬼說人說鬧翻天，聚財山，新營灣老百姓都親眼見，十二名鬼怪紅鞋女妖數當先，我和鄉長一夜沒閉眼，滿山滿坡搜查嚴，無人無鬼一夜過，早起却有死山鷄撩跟前，竈頂又有小腳踪出現，是人是鬼難分辨，是人不會沒聲音，是鬼又沒親眼見。」李區長一聽哈哈大笑，「你張華仁革命十多年，爲何也同百姓一樣，神奇鬼怪留腦間？我東奔西走幾十年，鬼話聽了萬萬千千，真的鬼神我沒見，寧說是鬼我怎能信？」米如禮一聽也好奇怪，張華仁不像信亂言傳，此人忠義是好漢，爲何也沒法來分辨，此去自己仔細看，是人明鬼轄妖仙。

濃濃細雨下不停，夜深人靜一盞燈，加上區委書記，四人炕頭上來談心。張華仁說：「我革命革了十年整，革命的道理解得清，爲公爲民爲大衆，就沒法捉鬼難煞人。」李桂高說：「舊社會上人吃人，神鬼菩薩騙百姓，受苦受難是前生命注定，做牛做馬不敢怨那有錢人。新社會來講平等，不信菩薩不信神，只是老百姓迷信深，破除乾淨要費心。」區委書記也說：「迷信難怪老百姓，幾千年來根底深，中國農村敬天地，外國教堂敬天神，」米如禮也說：「誰個腦子不迷信，我年輕還是個吃齋人，佛經上確有好道理，一樣爲的是普渡衆生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這道理好是好，只是報應本來生。」李桂高又說：「那耶穌也不是平凡人，他說有錢人死後進天堂，就像駱駝穿針眼，簡直就不行！」區委書記又說：「這道理也是好，可惜要死後才報應。」張華仁說：

：『帶門怪多得很，革命道理也無法說得清，神鬼不說一定右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』

大家都不言而鬼神，神鬼故事又記得真。還是區委書記又說到聚財山的怪事，他說：『我總怕定項有損失，可是沒有人證和物證。』米如禮低頭想一陣，『要真是他搗鬼那容易成，』說罷，帶他從後院裏看，院子裏寂靜沒有人，他壓低聲音接說：『我們這一去先尋著那巫神，好言好語來安頓，叫他搬來區上暫安身。』

白：『他這一來呀，鬧鬼的事兒，他是百份無份就很明白了！』

張華仁說：『這個辦法能够行，只他來咧，一家吃喝誰照應？』區長說：『這個政府裡來担承。』米如禮說：『吃的類食有保證，他的莊稼務不成。』區長說：『那莊稼麼，政府自去動員人。』張華仁說：『這樣那巫神是非來不行了。』米如禮說：『就怕事情與程項不相干，咱們還是要多小心，抓鬼不能亂抓人。』區委書記說：『今日里這般計定，明早起身再帶上兩個自衛軍。』李區長聽了不贊成，道是『自衛軍生產割麥忙的緊，這回我二人去捉鬼，旗開得勝馬到成功。』米如禮也說：『新社會老百姓靠咱們，百姓妻離子散好苦情，這一回要完成任務才收兵，不完成任务不回營。』諸位，這是第三回去捉鬼，成與不成看下文。

五

第二天，他兩人吃罷早飯就動身，精神抖擻脚步輕，區長帶上盒子槍一把，遇了壞人好妨身。

。米如禮是不會要槍有槍更担心，李桂高也不會要槍帶槍爲的嚇壞人，不一個時辰到了榆樹坳子鄉政府，依然邁上鄉長一路行。他三人有槍護身胆子大，六條腿邁開趕路程，上坡好似那鑽天雲，下坡就像那抓雞的鷹，一剎時到了聚財山，又是一番景像和情形。

區長親自來訪問，又有縣上下來的人，這家訪來那家問，好言好語來安頓。張占清正回家看究竟，便領着他們慢慢行，一邊走來一邊說，訴說搬家好苦情。魯四老娘淚從橫，說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政府裝若不知道，悄悄安好沒事情。」好言安慰張占清，回頭又勸老娘親，政府命令禁巫神，誰也不敢胡亂行，這回區長親自下農村，一定要安安貼貼捉妖精。

看罷聚財山，又去新窩灣，人多胆子壯，百姓把心寬，裝鬼人着急，魯四沒法辦。

白：諸位，那魯四實是一個沒主張的人，爲貪幾個錢，好討老婆，聽了程項的話，裝神作鬼，胡作亂爲，現在見到縣上區上的人都來捉鬼，這如何得了呀？

那魯四坐在山坡上，左等右盼望程項，代想，「咱本不敢來裝鬼，都是程項要作怪，說什麼安下莊子掙錢財，闖下禍害由他一人挨，以前我倒信鬼神事，誰料到原來鬼是由人來，要是區長查清楚，程項的大神也得難看！」魯四好像坐針氈，就怕壞事在今天。他又想，「李區長能說能幹精明人，縣上來人只是不肯聲，誰知他們心裡想的啥，光拿眼睛瞅咱們！」

白：諸位，這叫做做賊心虛，魯四自己做了壞事，自以爲別人專門瞅他了！

魯四越想越怕，他想，「他們說妖怪之外有壞人，又說今晚捉妖精，莫不是他們已經知道咱咧？才帶了短槍來抓人？」千思萬想想住手，再不住手破案情，不討老婆，還只要光棍，破了案情就命難存。日落盼來那程項，迎上前去說端詳：「這回不同頭兩趟，區長能幹，縣上的更高強，咱看莫如住了手，安分守己過光景。」程項聽了咬牙罵：「你想壞我的好事情，眼有起財錢就到手，誰個百姓不信心，如今都願捨銀三十萬，只礙着政府沒公文，今晚正是好機會，要治服區長和縣上的人，他若能當面答應我，咱就大搖大擺來莊神，你這屏頭沒出息，縮頭縮腦活龜孫，你想現在不再幹，我就對他們說魯四裝鬼嚇衆人！」他一邊說一邊就走，要尋那政府來的人，嚇得魯四忙拉住他的手，傷心的眼淚往下滾，眼看程項活煞神，暗恨這狼心狗肺的人。他說，「救命的程項好兄弟，上天入地我都把你跟，只求你莫對政府人講，講了出來活不成。」程項轉臉哈哈笑，「和你要笑沒當真，咱二人裝鬼發財事情好，有了錢財你就能取親，一遭裝鬼事情露，咱好燙作事一人頂。」兩人回審好商量，程項領兵又遣將，頭一回暗撩山雞是魯四出馬，這一回要用他自己老婆女將軍。

他陪着笑臉說情由，先後是恩愛夫妻到白頭，有福同享禍同當，有了錢就買紅絲線生髮油，毛巾布的襪子花布褲，銀絲耳銀銀鍋頭，這時又養過臉去說低聲，輕輕說話騙親人。老婆一聽好害羞，紅雲兩耳面上浮，「怪怪」連聲悄悄罵，傷天害理冤家碰對頭，他說：「咱生來貧窮是

命定，出三歸醜萬不行，咱還要清白身子見娘親，咱還要有面孔見衆人，咱沒吃少穿前生定，咱做牛馬享債清，咱萬般苦事能答應，只這件事情太丟人，咱求你，咱求你，咱實在不能行。」說時眼淚就像珍珠斷線往下滾，淚流滿面濕衣襟，程項一聽殺氣生，「賤人賤人」罵幾聲，「你賣屎破鞋沒人要，在我面前假正經，今晚不聽我的話，一把菜刀一根繩，殺你就像切西瓜，你不怕死就不答應。」且不說這裡程項安排好，再把那去新營灣的人表一表。

那楊萬昌留了衆人吃晚飯，吃酒晚飯轉回程，一個跟在一個後邊走，高聲說笑慢慢行，驚動了路旁陰東西，草堆裡跳出來又跳進去，三人急忙伸頭望，呀，好大一個狐狸蹲旁橫。那李區長就掏槍，上膛，把槍機扳，拍的一聲山岳震，槍沒打着狐狸跑，四處尋找沒蹤影。李區長收好槍枝開玩笑道：「狐狸就是那女妖變的形。」孫鄉長說，「這狐狸怕是狐仙咧，那紅鞋女妖是人形。」他這話一半真來一半假，半真半假戰兢兢。拐過腰檢到了聚財山，天黑人靜門兒關得緊，只魯四竊裡透出一點亮，萬里荒山一點紅。李區長黑夜不願打擾人，魯四的客前來安身。就是上次張華仁的老地方，席子毛氈來鋪定，鏢頭鐵蹄身邊放，上了膛的短槍抓得緊，三人商量看動靜，誰也不敢不小心，要是人，三人同時上前將他捆，要是鬼，三人彼此好照應，計議停當把身捆，專等那妖精鬼怪看個清。

五月初九月兒已半圓，這山照見那山遠，深夜涼風吹人臉，夜半露水濕毛氈。岩前單聽狐狸

叫，空山只聞野狼嘍，半夜汪的一聲狗咬，三個人都說：『來咧，來咧！』彼此相警告，原來是土塊擦前響，三人悄悄往上走，要到山坡上仔細瞧，鋤頭短槍拿得穩，看你壞人那裡逃！跟着又一陣土塊落空坪，一陣更比一陣緊，『尙他媽的是人是鬼你站出來，看咱老子可能行！』他東等西找不見影，上上下下看不着人，惱得區長心發燥，無名怒火萬丈高，急忙掏出盒子槍，照定暗處打一響。

白：諸位，無巧不成話，有巧便成書了。

因李區長從來不要搶，那時他手忙腳亂心又慌，慌慌張張把子彈卡槍膛，頭一槍就沒打響，鄉長急問『咋搞的，咋搞的！』，米如禮也連說『再打一槍試試再打一槍試試』，李區長心裡便是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沒主張。他手扣槍機又打第二槍，急切忘了扳機頭，這第二槍又不響，槍機反把他手指夾，皮破血流難主張，彎腰頓腳把手捻，手痛心跳不敢講。另外兩人急忙把他拉，拉下響頂再商量，連開兩槍都不響，莫不是神差鬼遣來阻擋？

三人下到響前坐，正要從頭猜端詳，忽聽程項在響裡大聲『唉！……唉……！』趕狗趕的忙，接着又喊『進門了！鬼進門了！鬼進門了！上了坑迷人咧！』叫得響。這時又聽到程項老婆『哇！』的死命一聲叫，月光暗淡烏雲裡藏。這一叫，好比那響雷霹靂破長空，好比那北雁南飛孤雁鳴，好比那失子母猴長聲叫，好比那孤林野地哭狼群，一聲慘叫萬山應，草堆蟲叫放低聲。

男女老小都驚醒，張占清慌忙記察外公家人，他抖抖擻擻開門看，一腳踏空跌埃塵，那魯四大平無事心裡明，裝模做樣也跟出來問，『咋咧？程項審裡死了人！』他跑來跑去忙報信，說『程項老婆嫉血迷咧，披頭散髮脫光了身，滿密滿疏血腥臭，眼看就要送性命。』李區長就要前去看，米如禮伸手擋住不讓行，『老百姓女人脫光身，怎好隨便進審門？』說時程項又來了神，『噯……』的一聲衝出了門，他穿的絲褲子紅背心，衝上披來問連聲：『誰是鄉長？誰是鄉長？』那孫鄉長早嚇得衆人背後來藏身，倒是李區長膽大人鎮定，說『神鬼的事鄉長他不問，』程項說『我馬童的老婆讓血腥鬼迷了怎麼辦？……』張占清在旁邊說，『區長，讓他老人家發馬治病吧！』李區長說：『縣上有命令禁巫神。』這時程項變了腔，滿口的官話講得響，『咱不是巫神，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醫生，法蘭西邊境我犧牲，陰魂不散白雲山顯神，祖師爺命我治病救人，咱醫生和你一樣不迷信。』張占清魯四娘都來求，讓程項神神救人命。李桂高一時搞不清，當不住衆人苦求情。只好說，『治與不治咱不管。』程項就飛馬轉回身，魯四燒紙後邊跟，半個時辰，來報程項老婆轉精明。

李桂高米如禮商量說：『他媽的聚財山鬧鬼果然真，這一帶沒有旁的鬼，定是程項頂的神。』可嘆這幾個幹部心不明，自己迷信怎能抓鬼神，原來就是程項自己在搗鬼，偏說搗鬼是他頂的神。諸位，舊社會害人真不淺，人人腦中留禍根，不少幹部還迷信，怎能教育人？

他三人議論到天明，只好暫時轉回程，程項老婆病重不會動，帶走了巫神，定能違背衆人心。原說抓鬼不成不收兵，不收兵時是不行，書面報告縣上去，再撥救兵等命令。這一回衆人嚇掉魂，政府三次抓鬼抓不住，鬼怪窩裡住不成！

這莊鬧鬼旁的莊子怕，三十里外也驚心，前莊不敢後莊串，後村不敢前村行，天一黑緊門早關定，大事小事不出門，沒事炕上早早睡，吃奶孩子不敢哭高聲。放羊娃娃單人不敢走，邀三結四作伴行，日上三竿羊出圈，不等天黑收羊群，關帝廟裡多許愿，娘娘廟裡多敬神，安塞縣，子州縣都河邊，那榆林地就有人平災樂禍言語生，「說什麼你們達旦不信神，眼前就有神報應，咱們這裡修廟宇，求神許愿多太平！」

六

人延久旱望甘雨，聚財山提清粉救兵。李桂高米如禮的報告到了縣政府，引出了平妖捉鬼人。這人不是別一個，就是那保安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原是米脂一窮人，替人作工是信用好，抗活抗了六年，挨苦挨痛一光棍；十冬臘月穿單褲，雪天破席來遮身。交到十七年，米脂地理跌年成；針穿黑豆街前賣，草根樹皮吃幹淨，餓的是人吃人來狗吃狗，猜兒老講甌石頭。張宗明險些要餓死，半死半活過年成，二十年就逃荒南路來謀生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張宗明在勞山還是受欺凌，糧食賣到兩塊錢一石，官府捐稅一塊錢，捐稅逼人命。二十 years 上紅軍起，翻天覆地社會新。

張宗明也參加鬧革命，從此不作牛馬做主人，豐富川馮莊立家戶，暖窖熱炕過光景，他革命鍛鍊十年鑒，生死鬪爭立功勳，工作之外他學文化，學問本事都頂呱呱，他在蟠龍區做區長四年多，去年調到縣府保安科，蟠龍百姓叫他張青天，爲他處事公平心不偏。

再說那區上派出的送信人，大步趕路不敢停，夜間下了陣頭雨，天明之後小雨淋。腳不停步只趕路，後半晌到了縣政府，貼肉懷裡取出信，遞與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急忙把信拆，從頭到尾險書文，說：『不是壞人來搗亂，不是謠言惑人心，實是惡鬼來作怪，親眼得見可算真，神鬼之事不全有，要說沒有也不信。』果是米如禮的親筆字，區長的私章印得清。

科長低頭眉毛耷，兩隻眼睛閃晶晶。他拿着書信見縣長，請示上級辦事情。『區鄉幹部還迷信，壞人乘機把凶行，我今自去走一遭，事情辦安民心。』三言兩語定大計，張宗明縣政府裡下命令，派出警衛隊三個人，王榮章，劉登全和劉漢興。急忙收拾連夜來趕路，張宗明要出馬捉妖精。旁的戰士聽說捉妖精，個個心中喜十分，都說『咱們在後方打頑固土匪，前方打的日本兵百戰千戰千萬戰，就沒打過鬼妖精。』有的就說：『不，我抓定女妖就成親。』這話逗得大家笑，說說笑笑裝扮停。你看那三名戰士，都是二十一二的莊家漢，虎背熊腰最精神，混身穿的灰軍裝，灰布裹腿綁的緊，三八長槍右肩掛，六十發子彈三人分，前胸一人掛顆手榴彈，背上每人鬼頭刀一柄，腰裡又一人一把小手槍，精神抖擻威風凜凜。張宗明也把公事安排定，拉過黃驃馬要

動身，縣政府剛吹過熄燈號，燈光全滅人靜靜。走啊，四人出了大門上路程。

那夜晚久雨之後天氣陰，滿天烏雲黑沉沉，伸手不見掌，對面不見人。只聽那延水滾滾發山洪，排山倒海浪頭高，千軍萬馬奔騰。延河水流轟轟響，大道上急急探路四個人，一個跟着一個走，顧不得泥漿路上多水坑，一脚泥來一脚水，泥水濺滿四人身。過了李家渠往北走，豐富川小路來行進。

白：諸位，這正是張宗明精明之處，

他不走大路走小路，怕的是惹人耳目露壞人，爲的打草不把蛇驚。一夜行了三十五里路，到了馮莊雞叫快天明，孔工隊正荷鋤上山去鋤草，張科長四個人隨後進了村。一進村又出了一件怪事情，張科長且不說出心裡明。

轉角抹角到了科長的家，四個人輕手進密門，他老婆一見四人這個樣子，心知有事他不問。急燒火來忙做飯，招待風雨夜歸人。四人急忙吃過飯，張宗明細聲低語說得輕：『聚財山上不太平，鬼怪神妖不能信，咱們此去是否壞人，膽大心細莫迷信。』劉登全說：『對，是鬼頭們都不怕麼，是人咱們更放心。』劉漢興說：『是人咱們還要多操心。』張宗明說：『你三人，兩個先沿余家河走，一個就到豐富區上行，一路仔細多注意，可有他鄉陌生人。明日一早西河溝集合一齊行。』三人聽了張科長的話，一個一個閃出門。

張宗明獨自一個莊前莊後轉，適才的怪事看的真，原來這莊有百十戶，百零九戶門上窗上掛草人，水井口上也蓋一個草架子，只自家門上乾乾淨淨。這時莊子裡多有來來往往的人，誰不認識科長張宗明，年老的說：『張宗明！你早麼，陰時起身回咱村？』年輕的說：『張科長，這回你有幾天住？』猴孩子們還叫張區長呢：『你給咱們講延安府的大事情。』這個要張青天到他家吃羊肉麵，那個要爲科長把饅饅蒸。張宗明都含笑答應，就問掛草人爲的啥事情。大家搶着來說明，『要問這個有原因，避災避難避瘟疫，掛上免病不死人。』張宗明又問此話從何來，追根究底是曹惠祥的老婆傳說真，再問曹家的，她說賣家溝來的親戚這樣行，只爲聚財山妖精要到旁的村，掛上草人避災星。

張宗明苦口婆心把鄉親勸，『這些瞎話莫認真，從來只有醫生能治病，沒聽草人治病能救人。沒有妖精和鬼怪，草人不能避災星。』這些人雖然迷信深，却相信青天說話不害人。各人都把呃的草人往下拉，張宗明慢步踱回門，他見了老婆把話問，『爲啥不掛草人免災星？』十歲娃娃說的快：『媽說掛草人是迷信。』老婆接着說：『咱們就不掛，掛上那個好丟人！』張宗明暗地裏十分，這土包子老婆開通過別人。後晌，他又在家裡各家串，明察暗查查農村。

第二天一早天不明，張宗明單搶匹馬西河溝行。這陝北的天氣五月清晨微微涼，平川露水濕衣襟，大小村莊都靜靜，沿路趕上那戰士三個人：他們都趕忙來報告：『左近老百姓沒動靜，都

說聚財山鬧妖精。有的百姓說是鬼，有的百姓說是人。」四人說話就趕路，西河灘趙家歇一陣。

白：原來四人從半夜跑到天明，還沒吃早飯呢。

吃罷飯張科長把老趙喚，「要借便衣可能行？」老趙連說：「有咧有咧。」他東尋西湊掏出大褂。張科長便令戰士們各檢便衣換一身。吩咐下來動作快，脫下軍帽換頭巾。這個說：「你看我可像個老百姓？」那個說：「你出身就是莊家漢，原來就是老百姓。」老趙也問：「這般裝扮原因？」張科長說：「他們要走瓦窰堡，換衣爲的辦事情。」又叫他們把長槍鬼頭刀都往牲口上放，自己先到區上等他們。此一去就到了蟠龍地，一路謹慎守秘密，若有旁人來問起，就說到區上密路條的。」張宗明說龍頭裡走，一個一個遠遠的後邊跟，接三連四翻高山，爲公辦事不怕難。太陽偏西到了區政府，幹部歡迎細細把話論。

回到署裡都坐好，區委書記先報告，「三月十五鬼關新窰灣，隨後又到聚財山。蘇營長第一回去綁程項，失敗空手轉回還。第二次又派去張華仁，鬼脚踪踪到處印，魯四聚裡說書見妖精。死山雞嚇回了政府人。」諸位：這張宗明出身雖然也是莊家漢，參加革命學習勤，縣上領導十分好，他腦子裡澈頭澈尾沒鬼神。他只想這次是壞人來搗亂，才帶了刀槍勳了兵，如今聽了這般說，左思右想樹盤根。

他想楊萬昌可算是頭戶人，鬼鬧他家有原因；程項偏說安莊子，就要老楊三十萬銀。又想，

關東時間不先也不後，楊萬昌請人安莊神就開開頭，這當中有原因；並且營裡說書出妖精，書匠和巫神恰巧是表親；巫神本來不務正，剛好今年又禁巫神。

白：諸位，張科長心裡這樣想，嘴裡且不說，那壞人究竟是誰，他已經聽出料定有五分了。米如禮李桂高也正想說一遍，張科長却先開口問：『你們說親眼得見可算真，鬼長的模樣告我聽。』這可把兩人問住了，半晌咧兩個人盼望我來我望你，四眼發呆難作聲。本來就沒見着鬼，怎能說出鬼模形。

白：正僵着咧。

來了開路條的老百姓，原來就是劉登奎三個人。張科長說：『你們革命都忠心，只迷信思想要掃清。現在說你們定難信，捉定了鬼呀再討論。』李桂高心裡想：『咱們抓鬼也同樣有信心，只鬼一鬧就灰心溜溜轉回程，由你現在說得響，你一去還不一樣嚇掉魂，說陰咱們思想有迷信，說陰捉定鬼怪要批評。』大家休息來用飯，戰士們短槍長槍擦不停，摩拳擦掌殺氣高，安排妙計降妖精。

張宗明盤坐坑頭好籌劃，調兵遣將費腦筋：『區委書記張華仁坐鎮區政府，其餘人馬一齊行，頭一路三個幹部直往聚財山，第二路戰士三名天黑再起身。長短武器帶齊備，行蹤秘密更小心，在新寧灣的對面山頭佛爺廟裡埋伏好，人睡定後發命令。』這樣分配沒意見，百事俱備等黃昏

。張科長一路往前走，沿路百姓來問詢，到了榆樹砦子鄉政府，院子裡圍滿了人，張科長眼看四方耳聽八面，百姓騷鬧亂紛紛。

東說：『幾次抓鬼不成功，這回又能頂個甚？』西說：『還是不要去，神鬼的事會喪命。』又有人說：『夜裡，咱們這裡還見小腳踪。』張科長一聽也吃一驚。那人更說『是程項測來給大家看，好讓這村也『心。』孫鄉長說：『區長走後鬼更兇，程項已搬到這莊住。』說時向人擺把手招，順手擠出來一個人。他頭上戴一頂舊麗帽，身上包一件爛棉襖，一年四季這個樣，冷熱不分，就像病細身。腰繫一條褪色的藍腰帶，腳拖一雙圓口老布鞋，長的粗眉細眼額頭低，面黃肌瘦老鷹鼻，隨着雙手埋着頭，他這時臉上鎖靜心發愁。他想：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狗養的青天有來頭，我倒要小心好應付，莫叫捉到縣上走，又轉念一想：我程項怎這樣沒主意，在他面前就洩氣把頭低！區長帶槍都抓不住我，如今他光身一人我怕他媽？諸位，這都是程項心裡的話，他邊想邊往科長前面走，走到科長面前只一站，鼠眼一張猛擡頭。他說：『我怕鬼搬到這裡住，聚財山還有傢什和一口豬，昨日我回家把豬餵，天黑急急把路回，楊家畔路上見腳踪，女妖腳印嚇死人，這莊百姓多大意，劃回大家看了要小心。』

白：張宗明心思一轉，料定搗鬼的人有六分了他想：

『上山下山太操勞，爲啥老遠的測來腳踪給大家瞧？』他神色不改變，笑臉把程項問一遍：

『黑咧，你還走小路楊家畔，真是膽大敢冒險。』程項一聽心裡跳，紅一陣白一陣的變了臉。

白：張科長便又瞞出有七分了。只不說穿，反將好言好語安頓程項。

『你本受苦好百姓，妖精逼你做難民，政府定要來救濟，暫住這裡且安身。』

老百姓聽說青天來捉妖怪，擁擠擠看新聞。張科長故意對大家說高聲：『我要今夜不捉鬼，答覆我三個條件便能行。』衆人可奇怪咧：『人鬼怎能通聲音？』好事的就問科長：『你說三個條件是什麼？』張科長舉手把軍衣脫，露出白布褂子好干淨。衆人擡頭把他望，都替科長好擔心。只見科長說：『三個條件第一條，今夜我一個人等那鬼血腥，鬼把我這白衣染成紅衣襟；第二條，鬼按土塊讓我住不定；第三條，夜半我在聚財山坡上等，鬼來當面我有話問。鬼若能答覆這三條，我不捉鬼就回程，多蓋廟宇勤燒香，我這一生敬神靈。』張科長三個條件一說完，衆百姓紛紛亂出聲，都說：『這樣的條件莫說只三件，三十條來鬼也能行。』不表衆百姓亂出聲，單說那巫神一個人。科長說完三條件，不憂不愁寬了心。他想：我以為你狗窩的來頭大，心裡怕你好幾分，誰料你說話也信鬼，原來也是迷信人，三個條件我回答你，土塊就要嚇掉你的魂，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自尋。他越思越想越高興，心裡高興一身輕，冷不防張科長兩眼盯巫神：『程項你看這三個條件可能行？』倒叫程項難做聲。

白：程項正在高興哩，不防張科長這樣一問，他眼睛一楞趕忙咕咕嚕嚕的說：『唉，唔神鬼

的事末，咱說能咧，能咧。」

這時也有人相歡張科長：「太歲頭上莫動土，老虎嘴裡難逃生，你火神廟裡去點燈，當心冤枉送性命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火線上打仗有犧牲，抓鬼不怕鬼血噴。」說了一陣天不早，三三兩兩各回門，張科長眼送衆人都走盡，一個一個全留心。那程項低頭望山坡下走，他老婆就在窗外等，圓圓面孔楊柳腰，臉色紅潤精神滿。張科長一見起疑心，這女人初九才鬧血迷險些送命，怎地會十三就面孔紅潤過常人。看她那樣子沒有病，定是裝病騙衆人。

白：張科長對程項的疑心又多了一分了。

諸位：張科長疑心程項有八分，如何還不動手抓巫神，只因他做事有分寸、真憑實據才抓人。晚飯之後聚財山，孫鄉長依然一道行。這回上山更冷清，魯四母子張占清，魯四出來說：「啊，你們又來咧，」張科長說：「咱們有一看來巡一巡，不知今夜可能來妖精。」魯四說：「那能來吧！瞎神鬼的事難料定。」張科長又問：「今夜咱們在那個窖裡睡？」占清就領到程項窖前，便說：「這窖鬼怪鬧最兇，就怕你們不敢睡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咱們正有事要和鬼討論，你們各自回家莫操心。」四人走到窖裡來坐定，科長派米如禮孫鄉長到新窖灣廟裡去領人，剎時領來劉金全等人三個，油燈底下聽命令。

張科長說：「這裡百姓叫鬼欺，受苦受難就是咱們老鄉親，這鬼不是別一個，實是壞人喪良

心。爲首犯人在左近，我已判定七八分，只是壞人有同夥，咱們來一網打干淨，斬草要除根，抓鬼抓個淨。」說完這話人影動，箭在絃上就開弓。張科長馬上派出兩道哨，定下口令是「反迷信」又囑咐「要是壞人扔土塊，先不開槍打他們，捉住活的好對證。」三名戰士驍勇上山崗，他同米如禮上山去查巡，臨走吩咐李桂高和孫鄉長，仔細搜查這冷窖。

科長頭前開步走，區長隨後把門關，鄉長把油燈挑的亮，開箱倒箱仔細翻。坑頭牆角都掀開看，鏝鏝鏝鏝底朝天，灶窟窿也伸手去檢，口袋裡的糧食也倒出來數一遍。

白：果然，在一個香紙窠窠裏翻出一個紙剪美人，和一個小瓶子，他兩人心裡想，這些東西有陰用呢，一個莊稼漢從那剪來的這漂亮美人兒？兩個人再把瓶塞子拉開，一聞，好香，香的把兩人都楞住了，還是李桂高見識廣，他說！這是麝香精麼，藥店裡有賣的。奇怪，他們要這麝香精有陰用呢？

兩人越搜幹有勁，箱子底又搜出小腳鞋底硬。翻來覆去廢前看，端端正正捺的精，一邊一個繩絆絆，白布鞋底有泥印。兩人一見心裡明，禁不住心中好高興，好笑自己太迷信，兩個多月受鬼驚，幾回抓鬼抓不住，原來鬼在箱子底裡盛。兩人繼續往下找，坑洞一個洋鐵罐子往下滾。裡外都是些黑亮亮，又腥又臭實難聞。不由兩人心佩服，到底科長要比咱們行。他說沒有鬼，我們還不相信，如今壞人搗亂果然真。

這時張科長他們往回轉，還是新營灣一帶沒動靜。這二人急忙說情況，張科長笑嬉嬉。把鬧鬼的物證檢查清。他對區長鄉長米如禮說：『事到如今大家心裡明，這裡鬧鬼實在沒有鬼，也不是程項頂的神，只因你們也迷信，調查事情少用腦筋，從此有了經驗教訓，莫再迷信莫粗心。』衆人點頭稱是。這時密裡又來了劉漢興，他輕輕說：咱在山坡上正放哨，聽到下邊有人咳嗽聲。

『張科長說：『快領我去』，他頭一個跳出了門。果然小聲咳嗽聽得清，他順着聲音去找，找到幾個被窩前邊，裡面黑洞洞的沒有人影。張科長回頭對劉漢興說：『我在這邊來守住，你快回密拿個燈，』劉漢興三步併作兩步走，豆大的燈火閃光明。借着燈光四處找，只見破窖地上乾草堆裡躺着一個穿白褂子的人。那人正用手掩住嘴，想遮住自己咳嗽聲。衆位鄉親，你猜此人是誰？

原來正是那個彎鼻子小眼睛，旁邊還有一根菸絲繩，問他『魯四如何這裡睡？』他眯着眼瞞雞作怪。道是『密裡跳蚤咬的睡不定。』大家都笑了，說：『這涼密跳蚤更多的不能睡。』科長吩咐一齊走，帶回密裡來盤問，魯四抖抖索索前邊走，後邊跟定了劉漢興。魯四定神回頭看，明晃晃的刺刀槍一根。魯四可嚇咋哩，他想：那裡又出來的帶槍人？進到密裡他高低貴賤不承認，裝鬼搗亂不知情。李區長拿出鞋底燈前放，『魯四，這東西你可說個明。』魯四一見臉發白，低頭垂手咬牙恨。張科長又吓唬他，『你若再不老實講，拉到密外就一槍。』米如禮忙把好人做一場，他說：『魯四你快快講，我看你是一個受苦漢，都是上了壞人的當。』魯四本來害怕張科長

，米如禮這話又說到 he 心上，他心裡暗把程項恨，兩人犯罪我一人當，頂可恨是事到臨頭他還把我閃，說只有一個科長不用慌。誰曉得科長本事大，半夜調來了人和槍。魯四又急又是怕，他就從頭到尾說端詳：『三月十五程項把我找，爲得錢財把鬼裝，幾個村莊鬧不停，隨後他好安村莊，大事小事由他定，誰不情願也不行。他叫他老婆裝血迷，死命拉他頭髮連肉皮，痛的他老婆拚命咬，他老婆同我一樣受人欺。今天又叫我撩土塊，說這回一定給我討老婆。』

張科長重的人證和物證，這時他才下命令，外邊的哨兵往回撤，把魯四麻繩綁個定，押上魯四一同走，去捉爲首的程巫神。又叫醒了占清和魯四的老娘親，好好叮嚀好安頓，這是『魯四雖然犯了法，教育轉變就回家。明天去叫我魯三親娃子 同你一道過光景。』不表老娘哭傷心，且說衆人趕路程，燈籠火把三四個，前呼後擁一群人，火光照耀走的快，就像那一團火球荒山滾，一群人走到榆樹郭就進村，燈籠火把分外明，上前將程項住窖圍圍來圍定，冬冬冬就搗門。程項正在窖裡睡，人聲驟醒他驚醒，做賊心虛無處跑，心驚膽怕魂離身，又聽克嚨一聲響，門倒衝進來，一群人，燈籠火把照的亮，爲頭的正是那科長張宗明。後面跟定人幾個，長槍大刀手中擎，程項慌慌張張忙起身，錯把褲子當衣襟。他只恨自己不小心，沒料到張青天暗地裡還有埋伏兵！百姓聽的鬼捉定，半夜院裡也擠滿人。人矮些的，站在碾盤上往下看，孩子們擠在人堆裡往前鑽。一看不見什麼鬼妖精，火光底下全是人。正看咧，「嚨……」的一聲程項又來了神，嚇的百姓回頭

跑，嚇的娃娃哭連聲。張宗明瞪眼把程項叮，『咋咧，你還要假裝神！』命令一聲把他捆，捆的緊來細的疼，神神原來就是人。

衆人又圍上來問情形，『抓鬼爲啥抓巫神？』張科長好言叫衆人都回門，明天再來看分明。他先索程項不承認，後問他老婆可憐人，這女子心驚胆戰直啼哭，冤家做事把我坑，她輕輕問李區長說：『乾大，我說出來可要緊？』區長好語來安慰：『說出實話沒事情。』程項老婆便從頭說命苦，『冤家叫時愛揪凌，又捺鞋底又裝病，不做就用菜刀藤纏要人命。我願一輩子不嫁人，抵死不再把巫神跟！』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又哭又啼好傷心。程項見老婆魯四全說咧，又有鞋底血繃做證，咬緊牙關把心定，從頭到尾說真情。張科長一椿都記下，寫到紙上畫押明。連夜打發自衛軍四鄉去動員，天明群衆大會公審活妖精。

鷄叫三遍天又明，天氣清朗太陽昇。四面八方人趕到，吃罷早飯那人更像潮水湧進村。新營灣家家戶戶都來到，聚財山來了老娘眼占清。

鄉政府院子裏盛不下，河灘壩上看妖精。團圍四週圍人羣，當中桌子上立定張宗明。河裡流水嘩嘩響，壩子上人聲鬧哄哄。自衛軍東奔西跑維持秩序，紅纓矛子到處跟。張宗明放開嗓子高聲叫：『諸位，鄉親請安靜，苦道我抓鬼爲啥抓好人，讓程項自己講給大家聽。』

三名戰士穩著程項往桌上站，那巫神不敢抬起頭來看，他埋頭說話放低聲。衆人喊，『高聲

些，高聲些，拾起頭，拾起頭，」繼官神神怕人，戰戰兢兢說清。他說：「我欺負大家迷信深，一心貪得楊萬昌的三十萬金，三月裡我尋魯四定鬼計，兩人一同裝鬼神，我知道世上沒有鬼，裝鬼欺負迷信人，安心在村裏來搗亂，好請我來安莊神，騙得錢財兩人分。」人叢裡有人喊：「把魯四也拉上來，拉上來。」魯四上得桌子立不穩，抖抖索索恨巫神。

那程項又往下說：「我不得錢財不甘心，恰巧來了表兄常玉春，他說我裝鬼鬧得好，定計說書嚇鄉親。」衆人問他那狗養的表兄在那裏，道他是連夜逃回榆林城，衆百姓破口大罵難洩心頭恨，魯四老娘氣得往前行。歪歪倒倒走不穩，舉起柴棍就打巫神，打你這千刀萬刮狗抓心！三名戰士往前擋，她舉個叉棍打親兒身。罵一聲：「畜牲，不是人，你得錢財貪不顧命，你爲啥聽了壞人話，害了衆人害娘親？」張科長上前忙解勸，道是「政府教育他轉變。他自原是莊稼人，只心裡糊塗年紀青，光棍漢娶緊討老婆，馬馬虎虎把壞人跟，知道改過不爲過，回頭是岸做好人。」人叢裡走過來幾個婦女，攙扶着走來的又哭又嚎的老娘親。

程項又說到血腥鬼，激起了無家可歸的人。他擠到人前把話講，吹鬚子瞪眼氣不平。手拿烟管指定那巫神，「程項！你看我張占清，我可會虧你們？你剛來是個窮光蛋，借糧借米借牛耕，如今你見過光景，翻過臉來害恩人，害得我有家不能歸，背上老婆大雨淋，害得我有地不能種，種下的莊稼野草生，害得我白天黑夜不敢睡，提心吊膽像井邊的人。」

白：「我問你，到底有鬼沒有，你說！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鬼是暗裝的」，張占清又問「有神沒有？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也是暗裝的。」

「你知道沒有神和鬼，神鬼都是你一人，害得鄉鄰不得過，呸！你狗不吃的壞良心！」

這話又引起衆人恨，人人怕鬼嚇傷心，蜂湧搶上就喊打，打死程項除禍根。這個要槍斃，那個要砍頭，這樣壞種不能留。張科長才又急上桌，一身遮定兩個人，他大聲說：「大家的意見我聽清，我有個辦法大家來討論，程項魯四是禍首，帶到縣上追案情。程項裝鬼害大家，百般罪惡實該殺，他要真心能改過，政府一樣寬待他。程項老婆被欺負，送回娘家暫安身。」科長說話道理明，政府爲的老百姓，大家都願聽他話，放過畜牲一條命。

張占清撲地跪埃塵，再不敬神敬那張宗明。張科長忙把他扶起，又用好言叫鄉親，「舊社會信鬼又信神，全是有錢人安心騙窮人，窮人受苦怪命苦，不向有錢人鬧革命。如今是新社會咧，不要再求鬼和神，只要自己勤勞働，邊區遍地生黃金，只要人人守法令，家家戶戶能安寧；只要大家團結好，區鄉村莊能太平；只要大家學文化。壞人不敢裝鬼神。百事靠自己，萬事不求人！」楊萬昌半晌沒講話，這時他走到前頭放高聲：「今春二月孫女病，我許願拜佛小神靈，化了錢，還送了命，到頭只怪我迷信。科長的話說的對，我楊萬昌翻身靠革命。革命靠的是咱們窮人，那裏有什麼鬼和神！從今我不再敬神，買香表的錢給孩子買書本。」

大會開完日當頂，張科最押着活鬼上路程。兩天到了縣政府，報告上級了案情。如何審來如何問，如何徹底盤樹根，如何教育來轉變，書中都暫不表明。

只這新審灣聚財山自從鬼捉定，和從前一樣過光景，搬走的人都往回搬，又安插了幾戶移民。政府免了今年的救國糧，太窮的還發了救濟金。

衆百姓都歡歡喜喜，買牛買羊多喂鷄。大家努力生產好，荒山又成快樂地，大家也不再信鬼和神，家家戶戶享太平。

1040

Ch. G. 10
966

2

200

平妖記

出版者：東北

定價：

一九四六年十月